

晉

書

冊
三

一

二

三

晉書卷七十七

唐

太宗

文惠太子

御撰

列傳第四十七

陸曄

曄弟玩

玩子納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卽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壺爲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曄與王導卞壺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

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旣委以六軍可錄尙書事
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
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
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
百騎以勳進爵爲公封次子嘏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
假六十日侍中顏含黃門侍郎馮懷駁曰曄內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
居台司之位旣蒙詔許歸省墳塋大臣之義本在忘己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
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
騎大將軍諡曰穆子謀散騎常侍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
辟爲掾皆不就元帝引爲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
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
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

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爲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尚書令
郗鑒議敦佐更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
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
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
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衆望授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實
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總括憲臺豫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
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懷懷所守終於陳訴
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
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偃息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陞
下披豁聖懷霽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披誠款不足上暢天聰聖恩徘徊
厲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玄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
重祿無世不有皆庸勳親賢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

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求冲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與替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况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參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工弘坦誰不謂允猶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旣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旣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况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耶玩笑曰戢卿良箴旣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各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後疾甚上表曰臣嬰邁疾痰沉頓歷月不蒙痊損而日夕漸篤自省微綿無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及仰瞻天覆伏枕竄涕臣年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歸全將復何恨惟願陛下崇明聖德弘敷洪化會構祖宗之基道濟羣生之命臣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貪及視息

上表以聞薨年六十四諡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勳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爲建威長史累遷黃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勅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懽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幘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欲詣

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倣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旣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倣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頃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尙書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尙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魏光祿大夫禎之曾孫也祖惲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

王文學尋屬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卽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廨舍顧而言曰正爲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卽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東陽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顗等以爲佐吏後以墓被發去郡詔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陽尹王導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尙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尙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尙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爲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故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爲外物所

攻謀立康帝卽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卽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旣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慚色建元初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旣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

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隣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尙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

之云二郗詔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諡曰文穆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參軍充弟準見外戚傳

褚裒

褚裒字謀遠太傅裒之從父兄也父頴少知名早卒裒以才藝楨幹稱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乂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裒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裒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裒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潁川庾敳卽裒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裒裒道斷不得前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裒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戮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

時數萬口賴昶獲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因留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爲參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頃之遷司隸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昶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建興初復爲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昶爲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昶常優遇之玄爲政旣急昶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玄納昶言外羈縻奴而內懷憤會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玄梁郡旣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人惶惑將以郡歸平荀組遣昶往撫之衆心乃定頃之組舉昶爲吏部郎不應召遂東過江元帝爲晉王以昶爲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奮威將軍淮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昶出軍赴難昶遣將領五百人從之明帝卽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昶爲侍中典征討軍事旣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昶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昶

卽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床抱帝昃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昃令下昃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爲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昃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遷丹陽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昃收集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爲中護軍鎮石頭尋爲領軍徙五兵尙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宮事遷尙書右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充爲護軍將軍常侍銜如故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諡曰穆子希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爲著姓曾祖睦魏尙書祖德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爲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慚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爲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穎爲丞相擢爲東曹掾克素

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爲掾皆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爲掾轉參軍後爲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旣至與張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遷五兵尙書領琅邪

王師謨上疏讓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後所用資各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少著名望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尙爲司徒長史恢爲會稽太守臣爲尙書郎恢尹丹陽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倫踰等上亂聖朝貫魚之序下違羣士準平之論豈唯微臣其亡之誠實招聖政惟塵之累且左長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廁納言中興已來上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與其苟進以穢清塗寧受違命狷固之罪疏奏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勳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丞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祕書監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勅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

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
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
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
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
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彊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
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
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
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羗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
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尙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
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彊弱賊之彊弱在季龍之能否季
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
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
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